

现在有些学问高深的人，也从最基本的传统经典开始学习，并用在教育下一代方面。

像一些家训，一些幼年启蒙读物，有的需要扬弃，也有的可以借鉴，不妨拿过来好好用一下。里面有一些行为举止的强调，今天看是过于严格了，但想一想有的是巩固文明的，有的是意旨深远的，都通向伟大民族的精神源流。

比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说得何等的好！有了这样的思维，难道不去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传统，难得不产生敬畏。

但是现在这种敬畏我们不但没有了，而且相去遥远，连个踪影都看不到了。

我们现在是怎样的？单讲吃饭，刚刚有点东西可以挥霍了，有些官商场合就和当年的慈禧太后差不多，奢侈到吓人的程度，又哪里止于“吃一观三”。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那段饿死千千万万的人、吃树皮和观音土的历史，它近得就像刚刚转身，还没有来得及走远，这边就如此穷奢极欲起来——多么可怕，要动辄饿死成千上万的人，连土都吃；要么就是做饕餮之徒，每一餐饭要扔掉三分之二。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些频频举行的豪宴，那些财大气粗的权与钱的酒席，除了有一种犯罪感，再就是疼和憎，是担心上天的诅咒，恐惧报应的厄运。一个人能吃多少？不过是那么一点，可是菜要一道接一道上，桌子比乒乓球台还要大，菜色无数，不得不让专门的服务员把摆在稍远一点的不断地端

过来调换，这样最后吃掉的还不到十分之一，绝大部分都要扔掉。

这个情景反衬的回忆，就是同一片土地上残忍地饿死、吃糠咽菜的一群群人。

而对食物的敬畏，却曾经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到海外一些地方，时常能感觉到这种敬畏的存在。比如他们通常使用很小的碟子，生怕食物剩掉。如果剩下扔掉，他们觉得不仅是浪费，而直接就是对食物的不敬。

在韩国，对方在宴席上常常对客人介绍食物：这是哪里产的，多么好等等，他会这样强调。于是有人嘲笑他们，说无论端来多么简单的食物，都会说：

“好东西呀！很贵的！”是的，食物就应该是很贵的——很宝贵的。

对食物的敬畏就是对生命的敬畏。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都要损失掉自己的生命来到人的面前，变成食物，让我们果腹。想一想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它毕竟也是一生！一条黄瓜，一个地瓜，一条鱼一只羊……它们终止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人的食物。

该不该敬畏食物？我们明白了这些，才会理解西方常常出现的场景：吃饭前群体祈祷并感谢上帝赐给食物；还有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宰杀生灵的时候，会轻念一句话，然后再做。这里面表现了多少的无奈和悲哀。我们甚至相信，只要人类不能终止吞食其他生命，也就不会结束自己的巨大苦难。

最近的研究发现，记忆不仅重现过去，还能想象将来要发生的事。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专家们就发现有健忘症的病人往往对将来要发生的事也表述不清。例如，问健忘症病人“明天要做什么？”，得到的是诸如“要吃早饭吧”之类含糊不清的回答，他们无法表述吃什么、到哪里去吃等具体事项。这就激发了研究人员的兴趣：“记忆”和“想象将来”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后续研究证明，年轻人、健康的成年人比记忆出现衰退的老年人更能想象将来的情景，而这恰和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是否清晰、是否具体有关。有这样一个案例：问受试者几天前的一次购物之旅，年轻人对商店的外观，在店里碰到谁都讲得很具体，而老年人则多为表述

记忆的另一功能

周炳掇

买到了什么，为什么要买这件东西等等。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回忆过去的事情，同样地，他们也无法想象将来。

显然，能对将要发生的事进行想象、预测是十分重要的，这会使人们事先估量、策划将来要发生的事，这种预判，在社交场合特别奏效。比如说你准备邀请几位朋友周末来家中聚会，那天恰逢朋友甲的生日，在你的记忆中，朋友甲是一位性情中人，热衷于生活中的惊喜，所以，你可以安排一个生日蛋糕，在某一时间播放“祝你生日快乐”的背景音乐，给朋友甲一个意外惊喜，定会使这次聚会可圈可点。

立春的颜色

叶轻驰

立春大如年，在以农为生的乡间，这是个日子，意味着一年生计的开始，也是新年的希望。走在立春田野上，虽寒冷依旧，但已可见点点新绿。枯草下，隐藏着寸寸新冒出土的新绿，在一片枯黄中犹显羞涩，但已遮盖不住；枯树枝头，冒出了点点新芽，在寒风中悄然吐露着绿意；还有河里那些肥美的鱼儿，欢快地畅游。

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展示着，绿意盎然的立春已在不知不觉中来临了。

立春是绿色的，但在我的记忆里，它又是红色的。每到立春，家家户户都会忙着贴红联。和春联不同的是，红联大多是正方形的红纸，上面写着四字的吉祥话，如“迎春添福”这一类的。立春这天，不仅大门小门上都要贴红联，连猪圈、鸡圈都得贴上。还有其他的物件，如锄头、杂物等，上面也要贴一块红纸。整个屋子，从里到外，红彤彤一片，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立春这天，村里的人还会祭祖祭神。在家门口摆上小桌，上面摆着供品和酒，祭拜祖先，敬仰神明。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个希望蓬勃的时节，和祖先神明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在喜庆中许下新年五谷丰收的愿望，让这个时节更显得喜气洋洋。

读者莫笑我到了欧洲才懂得欣赏玉兰花。故事写在我跟南坡居士马悦然合写的《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南坡生长在瑞典南方，有个伯爵的宫殿花园前庭种着难得一见的中国玉兰花，孩子们春游到此望着烛火一般洁白的花朵，对遥远的东方心生浪漫的绮想。瑞典冬天太漫长，杉木底下布满新雪，白天海面刮来寒霜，夜里静心倾听波罗的海冰块融化的响声，竟悄无声息。为什么不飞到英伦探访春

天，就像雁鸟早已飞来斯德哥尔摩，观望天候群结飞回丹麦。往南吧。

来到伦敦，红色公车真奇妙。南坡轻手轻脚抓着梯子上到了二层。公车很高，每回跟对面的公车会车时，我很怕会挤撞在一起。伦敦人服装跟浓雾一样暗色，不像瑞典人穿着明亮。伦敦人行色匆匆，像头灰狼。拦下一匹

早上电视台播出上影厂著名配音演员李梓去世，许多当年她配音的电影画面一一闪过，许多她认识的不认识的市民观众

赶去为安卧着的她送行。也许，他们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她，他们不舍而怀有深深敬意的，是她的配音艺术，她曾经有过的声音。她参与了 100 多部译制片，使得各种各样原本与我们语言不通的人物近在眼前，仿佛也曾生活在我们中间。

那声音伴着欢快伴着热烈伴着沧桑伴着撕裂般的疼痛，或许还伴着种种你无法释怀的憧憬，那样厚重地留在记忆里，留在历史中，和我们渐老的生命一起。

去年秋天，上海社科院合唱团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学院的两个合唱团交流演出。简朴的舞台上，主持人介绍上海团的艺术指导是奚其明先生，他也是歌曲《梧桐树》的作者。报出歌名，几十位坐在一起的西南民族学院合唱团的成员，当即发出抑制不住却又尽量控制着的惊喜的欢呼！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进大学校门不久的半大孩子，沉浸于音乐的心境是干净的。他们穿着简朴，看生人时的神情还是青涩的。无论他们从哪里来，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和追求，会在一瞬间触发激情。奚先生向大家微微欠身致意，在他漫长的音乐人生，这样的场合想必不是第一次。我当时想，如果你是作曲家，古稀之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谱曲的那一首简单的歌，被一群陌生的年轻人在不经意间传唱，那是幸福。

也是最近，见到一个视频，是在北京国贸商场，有一个百来人的“快闪”，大家穿着寻常衣裳混在人群中，然后一个两个三五成群地慢慢走出，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伴随着简单整齐的舞蹈，和周围人群融为一体，气氛相当热烈。据说“快闪”如今很时髦，之前在国内外有出现，但我还没在现场见过。这个视频很打动我，因为他们唱得投入，许许多多碰巧在现场的路人，脸上的微笑是由衷的。如今的商场，往往能在第一时间引进国际上当季的时尚品牌，衣服啊包啊，对于快乐的追寻，却要慢得多。

晚上，汽车在高架上飞驰，畅通无阻。春节了，往年这个时候，送来送去，人很忙车很堵的。今年清静许多。腾出的空间，可以有很多东西放进去。纪念一位心仪的老艺术家，听一首优美的歌，看一场好的演出……灵魂是需要洗礼的，这是艺术对生命的贡献。

为秦怡生日作肖像 吴建平

小时候，每年的春节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更看重的是比谁穿上了漂亮的衣服，谁拥有几百响的鞭炮，还有鼓鼓囊囊的荷包里装的“零吃”最多。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即使是春节这样的大节，供销社里只有少量水果糖卖，而且还要凭票。很多水果连大人都没见过，无疑是老百姓眼里的“奢侈品”。但这不妨碍心灵手巧的农村家庭主妇们，她们就地取材，加工各种农副土特产，做成了美味可口的“零吃”，给孩子们解馋，馈赠亲友。

腊月是母亲忙年的日子。父亲把积攒了一年的钱在集镇上用自行车驮回半匹猪肉、十几条青鱼，还有春联和鞭炮。连着几天，母亲在灶房又是炸又是烩，准备着丰盛的年夜饭。稍闲，母亲叫姐姐把储存了多时的花生、蚕豆、晾干的苕片拿出来，有的炸，有的炒。等到天黑，我们几个小馋鬼围站在锅台边嘻

去伦敦看玉兰花

(瑞典) 陈文芬

天，就像雁鸟早已飞来斯德哥尔摩，观望天候群结飞回丹麦。往南吧。

来到伦敦，红色公车真奇妙。南坡轻手轻脚抓着梯子上到了二层。公车很高，每回跟对面的公车会车时，我很怕会挤撞在一起。伦敦人服装跟浓雾一样暗色，不像瑞典人穿着明亮。伦敦人行色匆匆，像头灰狼。拦下一匹

早上电视台播出上影厂著名配音演员李梓去世，许多当年她配音的电影画面一一闪过，许多她认识的不认识的市民观众

赶去为安卧着的她送行。也许，他们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她，他们不舍而怀有深深敬意的，是她的配音艺术，她曾经有过的声音。她参与了 100 多部译制片，使得各种各样原本与我们语言不通的人物近在眼前，仿佛也曾生活在我们中间。

那声音伴着欢快伴着热烈伴着沧桑伴着撕裂般的疼痛，或许还伴着种种你无法释怀的憧憬，那样厚重地留在记忆里，留在历史中，和我们渐老的生命一起。

去年秋天，上海社科院合唱团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学院的两个合唱团交流演出。简朴的舞台上，主持人介绍上海团的艺术指导是奚其明先生，他也是歌曲《梧桐树》的作者。报出歌名，几十位坐在一起的西南民族学院合唱团的成员，当即发出抑制不住却又尽量控制着的惊喜的欢呼！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进大学校门不久的半大孩子，沉浸于音乐的心境是干净的。他们穿着简朴，看生人时的神情还是青涩的。无论他们从哪里来，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和追求，会在一瞬间触发激情。奚先生向大家微微欠身致意，在他漫长的音乐人生，这样的场合想必不是第一次。我当时想，如果你是作曲家，古稀之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谱曲的那一首简单的歌，被一群陌生的年轻人在不经意间传唱，那是幸福。

也是最近，见到一个视频，是在北京国贸商场，有一个百来人的“快闪”，大家穿着寻常衣裳混在人群中，然后一个两个三五成群地慢慢走出，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伴随着简单整齐的舞蹈，和周围人群融为一体，气氛相当热烈。据说“快闪”如今很时髦，之前在国内外有出现，但我还没在现场见过。这个视频很打动我，因为他们唱得投入，许许多多碰巧在现场的路人，脸上的微笑是由衷的。如今的商场，往往能在第一时间引进国际上当季的时尚品牌，衣服啊包啊，对于快乐的追寻，却要慢得多。

晚上，汽车在高架上飞驰，畅通无阻。春节了，往年这个时候，送来送去，人很忙车很堵的。今年清静许多。腾出的空间，可以有很多东西放进去。纪念一位心仪的老艺术家，听一首优美的歌，看一场好的演出……灵魂是需要洗礼的，这是艺术对生命的贡献。

为秦怡生日作肖像 吴建平

小时候，每年的春节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更看重的是比谁穿上了漂亮的衣服，谁拥有几百响的鞭炮，还有鼓鼓囊囊的荷包里装的“零吃”最多。

“狼”来问路，满面和气，答话周详，没有不悦的神色。伦敦人说话口音很重，这腔调对南坡来说很亲切。

1953 年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他就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当中文讲师。伦敦总也不改其面貌。我们搭错了公车，索性下来找家面包店喝茶。雨过天青，大道上的啤酒屋气派可观。酒馆叫“升起的太阳”。南坡嚷道：“这酒馆我不只来过一百次。”亚非学院拥有亚洲非洲语言学方面的权威，下课后师生齐聚酒馆，可以想象这家酒馆有多么热闹。

泰晤士河绿水如湖，河面宽敞，又比巴黎的塞纳河有些气势。从西敏寺大桥边登船向西行，船行轻慢，凉风吹得我直打哆嗦。当我们跟另一艘船上的人挥手，导游说，“挥吧，挥吧，我们挥手，那人不回答，定遭厄运啊。”典型的英幽默，惹得一船人抖笑得打起精神。

总算进了皇家花园，起初我只觉得花园很舒阔，很清朗。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走到花园的底部，才惊觉这是另一个世界。壮观的花海，随风而立，怎么说呢？要是你进入过任何一座伟大的教堂，看到俗人为了向上帝祷告而苦心以建筑形象搭了一个球状的宇宙一般的蜡烛点燃起来的烛海，眼前洁白的玉兰花，在木兰花树上，数百朵、数千朵来自东方的白花使我仿佛看见上帝！不知不觉，我们腾空飞起来，腾翔于绿毯的上空。飞啊，未开的长形花苞有一种矜持感，冰清玉洁，已开花的花瓣硕大，用手掌托起俯身近闻，如一只宋碗，清香。我感觉自己刚着地又腾空飞起。

走出植物园搭公车驶进东意林区，一个老住宅区，甚少新式建筑，宁祖的姊姊生前曾在这儿住过好多年。许多人家的庭园小径不深，家家植满花树，坐在红色公车上层看风景，一个停驻的转弯处，不期然又逢玉兰花海，一棵简单的玉兰老树，成就一片春景。公车转回伦敦城心。步行从圣保罗教堂走上千禧桥，到了现代泰德美术馆，桥身有两翼，当中有一扶

我们一起谈论着不同的春节习俗，品尝着年的余味，沉浸在美好的时光中。

现在，超市里各种春节“零吃”琳琅满目，大都“穿”上了漂亮的包装，让人看花了眼。牛肉做成粒，外形像糖果。果冻更是晶莹剔透，惹人食欲。还有数不清的这个“派”那个“酥”，各种稀奇古怪的水果。它们装点着春节浓浓的年味，是孩子们的最爱，老人和大人也忍不住要“尝鲜”。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每到春节，我总是想起了童年时的“零吃”。虽然它们“原生态”，但糅合进质朴的亲情。因为是母亲加工的，不事“雕琢”，带给我们弥久不散的快乐和回味。

十日谈

年味



接福 篆刻 陆康

层，海鸥停驻做远眺状。1666 年 9 月，一场大火烧毁许多建筑物，伦敦犹如焦土，建筑师雷恩爵士主掌重建伦敦的大计划，重新修建五十一座教堂。圣保罗教堂状甚伟大，为天天活用的教堂，总有人结婚，侧门进去，有许多英国女士戴着美丽的头花准备参加婚礼。英伦人坚忍优胜北欧人，小孩穿短裤长袜游街，女士仅着薄洋装，在户外站立良久，我则穿了风衣绕紧了围脖。

来到皮卡迪利广场，街上已有一穿苏格兰裙子大男孩吹起风笛，跟小孩一起围观欣赏风笛吹奏的气韵。转过身来，看着一群好像童子军的男孩招引人们走进前方的教堂。这老教堂叫皮卡迪利圣詹姆斯教堂，铺满红砖的外观看来十分硬朗，花园里有一棵老树开满玉

兰花，刹那间有数百朵白玉兰花进入眼帘。在中国唐朝以前，玉兰花曾是佛庙僧侣喜爱的庭前报春花，想不到，伦敦的繁华处竟有一个古老教堂，留下西方僧侣对中国报春花“莹洁清丽，恍疑冰雪”的那种玄想。

皮卡迪利圣詹姆斯教堂是一个圣公会教堂，1940 年战争轰炸曾受损，检视当年照片，花园塌陷的一个角落正是玉兰花木所在的位置。皇家花园、小径人家、闹区教堂，去伦敦看玉兰足已使我保持一年美好的春之想念。此时飞回斯德哥尔摩，春天姗姗来迟，楼下邻居栽种的玉兰五月开。花开无叶，花谢一地白瓣，绿叶悄然而来。



夜光杯

我们一起谈论着不同的春节习俗，品尝着年的余味，沉浸在美好的时光中。

春节行花街，请看明日本栏。